东北婚俗：姑娘叼着大烟袋 敬烟是礼俗

昔日关东农家的炕上，几乎都有两个“笸箩”，一个是妇女做针线活用的“活计篓”，一个便是装旱烟的“烟笸箩”。抽烟和做针线活一样，是每家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。待嫁出阁的大姑娘，本应是最文静娴雅的，但过去多数也在“烟民”之列。这一怪，足以说明以前东北吸烟风习之盛。

新媳妇的“装烟礼”是东北婚礼中的一项礼仪

烟草传入中国，大约是在明代中后期。其“进口”的主要路线有两条：一是从菲律宾传到东南沿海；再一条就是从俄罗斯进入东北。关东土地肥沃，很适合烟草生长。这里种植的烟草叶大而且肥厚，烟味醇浓，成为久负盛名的“关东烟”。烟草不仅在这块土地上扎下根，也在这里人们的生活中扎下根。

老辈的东北人，提起抽烟的好处，能说得头头是道。他们说抽烟不仅能驱困解乏，还能防止蚊虫叮咬，连毒蛇也怕烟的味道。这些对在山里挖参打猎的人无疑是很重要的。此外，抽烟还有社交方面的作用。即使是陌路相逢的人，彼此递上一袋烟后，就会增加几分亲切感。过去到东北农家做客，进屋后第一件事是请客人炕上坐，第二件事就是把烟笸箩推到客人跟前说“来，抽着”。连儿歌中也说：“娘家客(音qiě)上炕里，烟袋荷包递给你”，可见敬烟是待客的一项重要礼俗。

抽烟的烟依和装烟叶的口袋(烟荷包)有许多说道。烟袋锅多是用黄铜和白铜制作，烟袋嘴除铜的外，还有玉石、玛瑙、青金石、翡翠等多种质料，烟袋杆则是铜、木两种，以乌木为好。一般的情况，男子用的烟依杆较短，大概不超过一尺，因为他们经常在外边活动，携带着方便。烟锅和烟茶包也较大一些，出门时别在腰带上。女人吸烟一般是在家里，习惯用细长的烟袋杆，烟锅也相对小，称作“坤烟袋”。烟荷包是年纪大的用扁圆形的，年轻的用长形，而且两面都绣有花、鸟、鱼等图案。其中老太太用的烟袋杆特别长，一般都在二尺以上，装好烟后，往往自己够不着点火，或由晚辈帮着点，或者自己伸到灶火和炕上的火盆里点。她们坐在炕上需要拿稍远一点的东西，往往不用动窝，用长烟袋就可以够过来。抽烟袋的老太太还有一项“绝活”，就是能坐在炕上把吐沫叶到四五尺远的地方，初次看到这种情形的人都会觉得新奇。在东北民间，手拿长烟袋成了老太太的标准形象。

东北婚礼中还有一项与抽烟有密切关系的礼仪，就是新媳妇的“装烟礼”。即新娘子在婚后“分大小”时拜见婆家亲友长辈，要“请”过受礼者的烟袋，为其装好一袋烟，点着火之后敬上，受礼者还要给“装烟钱”做见面礼。旧时“规矩大”的满族家庭，伺候公婆的儿媳，在晚上回自己房间休息之前，要给公婆装一袋烟并点着后才走。第二天早上给公婆“请安”时，第一件事也是装烟和点烟，可见当姑娘时“叼烟袋”的功夫还是会派上用场的。

东北人抽旱烟，根据烟叶的加工方法不同，分为红烟、青烟和黄烟三种。红烟色好味浓劲儿大，抽的人较多。青烟俗称“蛤蟆癞”，抽出的烟闻着很刺鼻，但抽的人很过瘾。黄烟是烤烟，色金黄，劲儿比较柔和一些，女人抽这种烟的较多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，纸张已不像以前那样缺乏，过去抽烟袋的人很多都陆续改成了抽喇叭筒形的卷烟，炕上烟笸箩里放着裁好的卷烟纸。常在炕上玩的三四岁小女孩都会卷烟，不管男孩女孩，很小就会“鼓捣”烟，大了以后当然也会，只是当着生人的面不再像以前那么好意思抽了。

东北姑娘缘何叼着大烟袋

东北姑娘叼烟袋吸烟有三个原因，一是增添女子的豪气，男子吸烟，我女子同样吸烟，你的烟袋杆短，我的烟袋杆长；二是东北姑娘崇尚阳刚；三是东北森林茂密，各种野兽和蟒蛇经常出没，用烟防兽，用烟草中的尼古丁防蛇成为人们常用的自卫方法。到现在为止，人们仍保留上山带火和吸烟的防身习惯。从前，差不多家家都有烟笸箩，来了客人不但要敬茶，敬烟也必不可少；不但老人抽，青壮年抽，就连年轻的姑娘、媳妇们也都抽。

另一说法“大姑娘叼大烟袋”则是表现北方民族的敬老习俗。一般人一听“姑娘叼个大烟袋”就以为北方的大姑娘小媳妇都成天叼个大烟袋抽烟。其实不然，这里的姑娘媳妇是最孝顺老人的。她们在老人抽烟之前，往往先给老人装上锅烟(也叫拧上一锅)，然后划火点上，再自己先试着抽一口，看看烟杆通不通、透不透气，再用小手巾擦一擦嘴，再恭恭敬敬地递给老人。这一套过程人们诙谐地用“姑娘叼个大烟袋”来概括。其特点是女性晚辈孝顺老人之举。

过去满族人及其先民长期过着“逐水草而居”的渔猎生活，不但艰辛而且经常与蛇蝎蚊虫为伍。吸旱烟不仅可以驱蚊逐虫，还能防止被毒蛇咬伤，据说就连最毒的蛇也怕烟袋油子，因此吸烟不仅仅是一种消遣和嗜好，还能起到防身保安全的作用。久而久之，代代相传，形成了满族人爱抽烟的习俗。清朝时代，旗人统治其他民族，生活优裕，姑娘们在未出阁时因有选妃的机遇，很受尊重，被称为“娇客”，他们平日一般不操持家务。女红之外，闺门寂寂，常以吸烟解闷。便形成了“旗人姑娘真叫怪，嘴里叨个大烟袋”的形象。

以前，满族女孩子出嫁时一杆精致的旱烟袋是必不可少的嫁妆。当然，随着时代的进步，生活环境的改变，满族女子早已摒弃了这样的习俗，只有那些已经上了年纪的老奶奶们，还时常一边抽着旱烟，一边唠着家常，品味着生活的甘与苦，谈论着往昔和未来。

（综 合）

长篇连载

商丘风情

■刘秀森

七 订亲(15)

魏老罐也消了气，但又感到太委屈，说：“我是‘牛梭子装到布袋里——里外不直(值)’。好心还叫人家当了驴肝肺。”

王保祥也觉得自己责备魏老罐把话说过了头，闷着头不说话了；一会儿又觉得心里委屈，为难地说：“这叫我向亲戚邻居咋交待啊？”

陆忠义说：“你就向亲戚邻居实话实说，就说程占山家闺女做了不轨的事，她爹嫌丢人，先把彩礼退了回来。这样，大家对王先生都会谅解。丢人的是他程占山，不是你王先生。碍不着有人给你家孩子说媒。”

王保祥想了想，觉得也对，又“哧”一声笑了：“这样说，我也没吃啥亏？”

魏老罐的情绪平复了下来，向王保祥说：“亲家，吃亏不吃亏都只能这样了。陆老先生这么大年纪为咱的事辛辛苦苦地跑，咱还能说啥？”

王保祥点了点头，就吩咐儿媳：“赶紧给客人做饭！”

“别，别！”陆忠义三人都摇着手谎说，“俺在路上吃罢了。”王保祥直爽而真诚地说：“吃罢了也得吃。亲戚为我的事跑来了，让恁空着肚子回去，我王保祥还是人不？”说得三人都笑起来。

王保祥好酒好菜地招待了三人一回，酒席间说定这边的事到这儿就算完了，三人就辞别王保祥回去。王保祥又拉住魏老罐的手说：“亲家，我的话说重了。你别生气！”魏老罐“嘿嘿”地笑着说：“咱俩谁跟谁啊？亲家的脾气我知道，说话不背不藏，这才是知心嘞！”王保祥要留三人住下，三人说回去还有事，双方就欢欢喜喜地道别了。

三人原本没想到最后会皆大欢喜，都十分高兴。路上，麻臭笑着向魏老罐说：“王保祥说孬话时，我看你要发火，真担心恁俩会吵起来，把事情闹僵了。”魏老罐一笑说：“闹不僵，我‘一嘴吃个鞋帮——心里有底儿’。对他这样的人就得该哄时哄，该呛时呛。”陆忠义说：“当时我确实为你捏了一把汗！”魏老罐嘿嘿地笑了。

麻臭说：“看来，王保祥这边是没事了。回去咱咋办？”陆忠义有把握地说：“只要安抚住程家这边，魏老豹那边不会有大事。”魏老罐问：“程占山要是非让老豹给他找回闺女来咋办？”麻臭说：“他要势必那样，咱就答应帮豹叔一起找。找不到再推，推着推着，他的气慢慢就消了，也就没事了。最后嘛……咱就为两家做媒。恁看咋样儿？”魏老罐说：“能这样就最好。”

陆忠义却说：“咱庄可不兴一个庄寻一个庄的作亲啊！”

麻臭就说：“到时候世道也兴就变了，一实行婚姻自主，老方子就不治少病了！”

回到庄上的时候，天早黑了。三人先到程占山家。程占山怕王保祥不依，硬抬着花轿来娶亲，到时候不知自己该咋办。见三人回来了，马上走出了屋门，问：“那边咋说？”麻臭说：“王保祥多识大体呀！俺把事情一说，他说：‘既然程占山这样给恁三人面子，我更得给面子。’人家啥都没说就接受了，还请俺几个喝了酒。”程占山听了，放下心来，自己也不好说什么了。

他们又坐下说了一会儿话，见程占山不提什么了，麻臭站起来说：“占山叔，就这吧。俺桃红妹妹，我托亲戚朋友一起帮着找。找不着你也不用担心。她不就是想个婚姻自主吗？别的啥事也没有。咱找得急了反而让她觉得是逼她，说不定她有个啥好歹，你和占山婶子会后悔一辈子。这样的事儿，女的被逼死的可是不稀罕呀！俺朋友那庄有一家就是这样逼死了自己的亲闺女，事后后悔也晚了。”

程占山机械地点着头说：“是的。”就送三人出了门。

在往魏老豹家走的路上，魏老罐喜滋滋地向麻臭说：“怪不得大家都让你当甲长。你向程占山说的那番话说硬不硬，说软不软，真得体！”陆忠义也一笑称赞麻臭说：“以称赞王保祥来哄程占山，又打又拉，最后又来个敲山震虎。玉发真有两下子。”麻臭说：“不这样咋办？程占山要是一抹脸啥也不讲，还是咱的事儿。”

说着说着就来到了魏老豹家。魏老豹连忙感激地向他们让烟让茶。

金钟娘担心地问：“程家还来闹不？”麻臭说：“老婶子别担心了。没事了。”金钟娘趴下就向三人磕头：“恁仨可救了俺了！”

三人连忙将她扶起，拉过来一个凳子让她坐下。接着就把事情的整个经过向他俩从头说到了尾。

麻臭安慰魏老豹夫妇说：“恁老两口子别担心，金钟和桃红他俩在外边不会有事。”

魏老豹感激地说：“恁为我家的事这样操心，我魏老豹一辈子不会忘！”

魏老罐对麻臭和陆忠义说：“今儿就这了，赶明儿我把恁都请到我家补情。”陆忠义和麻臭都说：“啥都不说了。事情平息了，比喝八场酒都舒坦。”魏老罐就和魏老豹满怀感激地送他们出门。

（73）